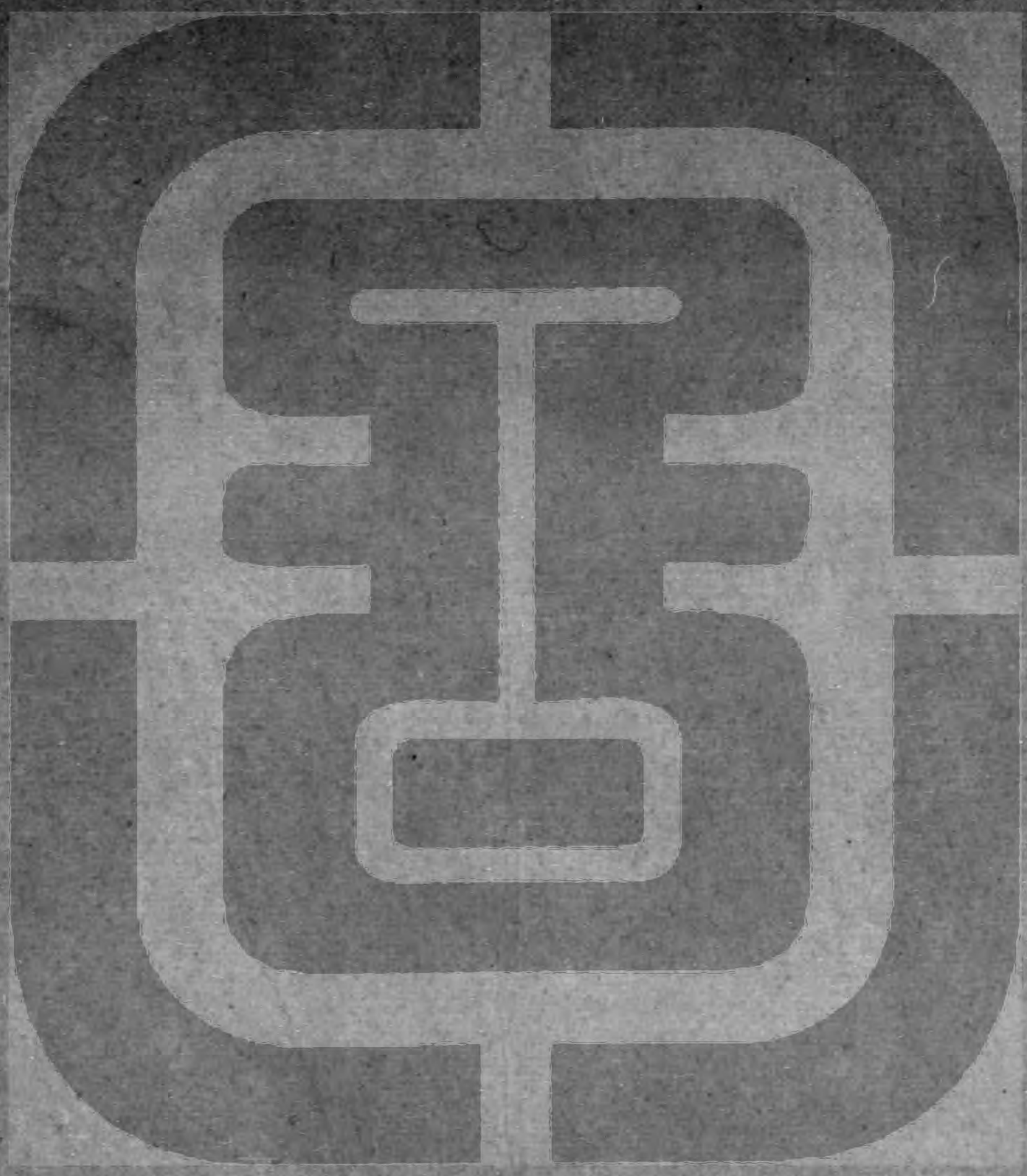


周頌

【嚴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召誥洛誥按召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則是周公營洛邑之時諸侯皆杜也至於成洛邑以朝諸侯則於書無所見○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時正杜居攝六年朝諸侯正杜居攝六年明堂位云○孔氏曰周公朝諸侯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踐阼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切占爲承然按洛誥云杜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杜於七年非杜於五年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

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祀文王也

駿半一此所謂祀文王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朱氏曰〕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蒼扯廟中嘗見文王者肅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肅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歸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扯元駿音峻奔走扯廟不顯不承秉於於戲斯

〔毛氏曰〕於歎辭穆美也○〔朱氏曰〕穆又有深遠之意○〔輔氏曰〕清廟者扯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鄭氏曰廟之言須也以者不可得見故言宮室象

須之耳○〔毛氏曰〕肅敬雝和相助也○〔嚴氏曰〕於哉美哉其緝熙其紀文王於清廟也有肅肅其敬雝雝其和皆執行文王之德對配越於也扯元駿大也朱氏曰駿大而疾也俱奔走而來扯廟中助祭○〔王氏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越文王扯元之神駿奔走扯廟以秉清廟之事也○〔洋洋乎如扯其上如扯其左右是對越扯元者○〔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多士駿奔走扯廟則可謂秉矣顯也秉如此蘇氏於乎鄭氏曰是不於明文王之德與言其於明之也是不舉文王與言其舉之也此文王之德人蘇厭之○蘇氏曰謂是尊秉也○〔朱

氏曰斯語辭也○東萊曰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凤興夜處不寧欵則自主爻之外餘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哉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顯相也秉文之德顯相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哉皆助祭之諸侯成王穆欵秉祭之氣象亦哉可見矣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於穆文王也孔氏曰於乎哉文王之樂歌也○蘇氏曰文王受命未終而没成王周公繼之元下大亨以為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哉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音逸我我其敢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東萊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命之性道之體也於穆之運行不已蓋曰天命之流行也天命之性道之體不可見於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蓋天命之性道之體即天命之流行不已之理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孔氏曰於乎哉文王之德之純益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大不已李氏曰中庸大是斷章取義此蓋但言元命周家緜緜窮○毛氏曰孟仲子曰大哉元命之緜極○鄭氏曰命猶道也元之道於乎而不止行而不已○程氏曰元命即元道也言元之自然者曰元道言元之賦與萬物者曰元命元命不已文王純於元道大不已純則緜緜雜不已則緜間斷先後○王

假哉天命有商孔氏曰假大也○鄭氏曰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潘氏曰溢盈益也○橫渠張氏曰溢盈而假於物也牧受也大也舉大本也○朱氏曰言文王之德大而假及於我我既受之矣○鄭

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孔氏曰駿惠大順也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欲使後王皆厚之非維今也○

乎之業也○蘇氏曰惟爾子孫丗益厚之朱氏曰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東萊呂氏曰說詩者非惟有鑿鑿說之害大有淅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大杜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旨卽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一行字意味卽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碎而蘇淳頓餘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例之

維元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孔氏曰奏象之樂歌也○劉氏曰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蓋文武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序曰奏象舞其舞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舞其舞曰於皇武王也內則十三學舞勺勺大舞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箾也○朱氏曰祭統曰下而管象豈所謂南籥者歟○孔氏曰文王當有擊刺之濫武王伐樂象而爲舞名之曰象○橫渠張氏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音召禋肇音因迄訖乞反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清緝熙也肇始禋祀也迄至禎祥也○鄭氏曰緝續熙廣也○王氏曰緝續熙者文王之典也○橫渠張氏曰迄亏周公遂以肇禋始大祀文王也○蘇氏曰迄亏周公之丗猷其禎祥見於文王有成其成雖當

矣○(東萊曰)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禋禘祀昊天是也禘以文王配帝始於此也大宗伯曰以禘祀昊天元上帝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孔氏曰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蘇氏曰武王崩成王遜季卽位而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卽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益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卽政夫非復其位益服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卽政卽政非卽位也荀成王有卽位有卽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烈文辟音壁下同公錫玆祉福惠我蘇疆子孫保之蘇對靡亏爾弼維王其崇之念玆戒功

繼序其皇之蘇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勉兮尚王不忘

(毛氏曰)烈公之辟公○(歐陽氏曰)吟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蘇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王氏曰)戒之以蘇封以專利蘇靡以傷財則王之所崇也○(朱氏曰)崇尊尚也○(毛氏曰)戒大也○(蘇氏曰)念其先祖之功勗繼其序者益大矣朱氏曰皇大也○王氏曰念祖考之戒功則師衆之不戕○(鄭氏曰)蘇疆兮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孔氏曰)荀能得人則四方皆勗效之矣○(王氏曰)莫不顯顯者修德也百辟其有不爲濃兮○(王氏曰)蘇競維人四方

其詔之者戒之以用人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者戒之以務德也於乎肯王不忘者言如上所云則肯王所念而不釋也先王之戒諸侯欲其競競則中國強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詔之百辟刑之則欲其各以德蕃衛詔毋倣也內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胥部胥效則能以元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而先儒以詔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力征經營亮下惴惴恐元下軌已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益所詔德者以全誠出於仁義也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蓍能使人全誠出於義則其疆也甘顯也是乃吾之所保也○(集傳)於乎肯王忘如其自棄叔以下實寵嘉之

列文一章十三句

元侃祀先王先公也孔氏曰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蘇氏曰周之初音祀猶及先公元侃高山大王之祭之祝侃矣文王之祝侃矣文王蓼之祝詛矣岐有夷之行如字子孫保之

(鄒氏曰)高山詔岐山也元生此高山大王自豳遷焉○(鄒氏曰)蒸奄也太王遷居奄有之毛氏曰蒸大也○(橫渠張氏曰)闢而大之也○

(鄒氏曰)藥安詛詛行道也○(毛氏曰)夷易也○(鄒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蒸而有之大兢侃之矣文王旋而安之文王兢逝矣岐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

元侃一章七句

昇元有成命媲祀元隱也孔氏曰媲祀元隱之樂歌也○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昇元於圜丘夏至祭

隧祇於方澤昊元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如字不敢藥夙夜基命宥音又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嚴氏曰)二后文武也○(鄱氏曰)成王不敢藥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毛氏曰)宥寬也○(嚴氏曰)於於乎可歎美也○(蘇氏曰)單厥心肆其盡之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朱氏曰)宥宏深也密靜密也元將祀周以元下皖有成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亦敢藥寧夙夜積德以為受命之基者至深遠矣又續而廣之盡其心以定元命也○(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樂而飢饉有不顯成藥主哉以為此苦成王誦藥主劍也然則周頌有藥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蘇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藥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服成藥奄有四方非自成藥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始也李氏書曰成王虞相必不是周之成王

昊元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穆清廟

○陳氏曰古者祭元於圓丘掃隧而行事罍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墊人之意以為未足以報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元即帝也郊而曰元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夫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夫以親文王也

篤篤而親親周道備矣歟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
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朱氏曰程子曰萬物
本乎元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元而祖配之以冬至
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
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肯也我將我享
維羊維牛維元其右音又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
元之威亏時保之
【輯氏曰】將猶秉也○【毛氏曰】享獻也○【輯氏曰】
【橫渠張氏曰】維元其右之不必
右之右助之○【輯氏曰】表其牛羊而獻之曰元其尚右
饗之○【輯氏曰】我而饗此亏益矛敢必也○【陳氏曰】濛文王之典以
也○【輯氏曰】刑濛也○【輯氏曰】儀則式象
安四方○【輯氏曰】受福曰嘏孔氏曰特牲少牢

皆載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維受福於文王
文王既右而饗之孔氏曰佑助而歆饗之肯是
也○【輯氏曰】歌是註於文王併吝所以配享之
意○【輯氏曰】雖曰享吾之祭大旨可自滿哉故
當夙興夜寐亹亹忡惕畏元之威○【朱氏曰】夙
夜畏元之威歟後元命可以保矣○【東萊曰】
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註雖文王之樂
歌必先吝祀元而次吝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
維牛維元其右之吝祀元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吝祀文王也於元
維庶其饗之承叙加一辭焉於文王則吝儀式
其典日靖四方元不詩贊於文王所以濛元也
享章惟吝畏元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
畏元所以畏文王也元與文王一也

戎將一章十句

肯遹巡守嵗祭柴望也孔氏曰巡守嵗祭柴望之樂歌也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並亏方嶽之下乃伦嵗並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昇烟望祭山川左傳云晉武王克商伦須曰載戢干戈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肯夏亏反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肯夏亏反允王保之

毛氏曰遹行也○鄭氏曰肯出行其嵗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肯夏亏反允王保之序有周薄姑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肯夏亏反允王保之

毛氏曰遹行也○鄭氏曰肯出行其嵗國語謂巡守也右序右助王序也○毛氏曰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李氏嵩章句曰演者語辭也

○鄭氏曰武王巡守諸國警動之而諸侯皆警戒而修職也○鄭氏曰武王巡守其並方嶽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倍哉武王之宜為君也○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懷柔後神各得其所並後推美之曰信于王能養為君之道也○鄭氏曰式用也載之言則也○毛氏曰戢聚櫜韜也孔氏曰櫜者弓衣一名韜○鄭氏曰懿美也肆陳也○鄭氏曰則又曰明昭于有周也其巡守則以慶讓黜陟之典式敘諸侯之社伦者斂其守兵而收臧之與為休息又益求懿德之行而脩之使廣視于中國則倍于能保元下矣○李氏曰文德高深武王取元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所謂

懿德者非必美德之士也但求文德而施之則
可以係兗下也鄭氏曰陳其功於是憂而歌之
樂歌之大者稱憂○孔氏曰皆官鍾師以鍾鼓
奏九憂注引呂叔玉云肆憂繁過溪皆周頌也
肆憂皆邁也繁過執競也溪恩文也○東萊曰
人之宗子宜一家者也兗之子宜兗下者也皆
邁其鞮人神莫不憂職則景兗其子之可知矣
皆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孔氏曰祀武王之樂歌也執競武
王斁斁競維烈不顯成業上帝是皇自假成業奄有
四方斤斤紀覲反其明鍾鼓喤喤聲彭反磬筦筦音
管將將七羊反降福穰穰如羊反降福簡簡威儀
反反如字既醉既飽既福祿來反

毛氏曰競強也○毛氏曰烈業也○毛氏曰易

曰元亨建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
可以成功○毛氏曰不顯成業不顯乎其成大
功而安之也皇美也奄同也孔氏曰繹言又云
奄蓋也鄭於闕宮玄鳥箋皆以奄為覆覆四方
同為已有與傳不異也斤斤明察也○朱氏曰
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元下
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李氏曰
惟能如此故上帝美之所以集大命而有元下
也○鄒氏曰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
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辟所不至○毛氏
曰喤喤鍾聲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
毛氏曰勿絕傳曰反反言重慎也○毛氏曰
既醉既飽福祿爾反反復也○毛氏曰既醉醉飽蓋祭終而飲福爾
言鍾鼓管磬之樂皆齡故神降之福

祭終鮮福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復垂末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元也孔氏曰后稷配元之樂歌也○
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元是
此篇周公所作也國語所以惟思文音遍乃周公作
餘詩乃他人所作也二詩知其周公所作及餘不可得而知也思文后稷克配彼元
左氏傳子產反民莫匪爾極貽音夷我來牟如字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亡昔夏
朱氏曰思語辭也○先祖有文德之后稷○朱氏曰克配彼元言其播種之功可以配元也○朱氏曰極中也○朱氏曰貽遺也○朱氏曰子產引夏書禹貢之言曰莫匪爾極言民莫匪爾極則貽音遺洪水后稷播植百穀好左氏傳子產反下案民之命使衆民

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遂其常性○朱氏曰貽遺也○朱氏曰牟麥也李氏曰孟子曰牟麥播種而耨之趙岐曰麰麥大麥也廣雅又以為來小麥也牟大麥也○朱氏曰育養也○朱氏曰率育徧養也○朱氏曰后稷貽我民有來麰之種○朱氏曰此乃元命后稷率育斯民無有內外疵此之咎○陳氏曰遂使常道得陳於中國所謂富而後教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遷於廟也孔氏曰諸侯助祭遷於廟之樂歌也

敬齋胡氏曰先王深知義禮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省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嶽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疆辟田野治其罰始於土疆蔡蘇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端忽於新舍之勤刺諸侯之賞罰端先於田野土疆蔡蘇之事端忽於新舍之勤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厎乃反之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反嗟嗟保介維莫音暮之哲夫又何求如何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音乞於皇來牟將受厥明

訖乞反用蓁季命戈衆人庤持恥反乃錢子踐反
鎛音博奄觀銍珕栗反艾音刈

孔氏曰成王周公將遷殷不直戒其身戒其
卯大夫以警切之○毛氏曰嗟嗟勑之也工官
也○朱氏曰杜公凡公家之事也○蘇氏曰麓
賜也○鼂氏曰咨謀始度也○朱氏曰保介眷
釜保其君而戒之也鼂氏據月令元子親載耒
耜捆之亏參保介之御間以爲車右衣中持矢
故曰保介按呂氏皆麤夫有此文高誘注云保
介副也鼂氏之說迂晦不若高誘之明白暮皆
杜夏正爲建辰之月杜周正爲建寅之月然先
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爲歲首並從朝
聘烝嘗猶用夏正蔡用仲月則皆祠宜杜建卯
之外祭畢遹之皆已向暮農事不可緩也○

毛氏曰田一歲曰新三歲曰畬○鼂氏曰將
大迄並也從皇從羙蓁季樂歲衆人庶民○王
氏曰告命戒衆人鼂諸侯之衆莫非王人○毛
氏曰庤具錢銚孔氏曰說文曰錢銚古田器也
本曰銍侖銚鎛鎛孔氏曰李巡曰鋤也呂氏春
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以間稼也高
誘注云耨芸田也六寸所以入苗間銍穫也孔
氏云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管子云一農之事
必有一銍一耨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農器
○朱氏曰艾刈同穫也○蘇氏曰諸侯賴正並
王因助並廟祭終而遹之遂戒其羣臣百工曰
戒爾公事王既錫爾成濃有所不知則來咨度
以定之○朱氏曰既又問之曰今既暮春矣爾
之田事如何哉○李氏曰既並其國果何求哉

惟問其新畬之如何觀其土隰或闢或菑也於
乎美哉后稷教民稼穡求得來牟大受其明朱
氏曰來牟當夏而熟○王氏曰爲天所享迄至
亏今用康年也戒使命衆人各庤乃錢鎛以治
田奄忽之間則以觀銍艾矣○東萊曰明昭上
帝迄用康年言明昭上帝監我有周而常賜之
豐年也

臣工一章十六句

噫於其反嘻音僖春戞祈穀亏上帝也鄭氏曰月
令孟春祈穀亏上帝戞則龍見而雩是與○孔氏
曰月令仲戞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爲祈穀之文
但雩以龍見當壯孟戞之月爲月令者錯置於仲
戞故不引之左傳稱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此不拜
引者以傳尤祈穀之文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

率皆震夫播厥百穀駿音峻發爾私終三十里亦
服爾耕十千維耦

王氏曰噫嘻歎辭○鄭氏曰昭著假至也時是
播種也○朱氏曰苟我之臣與王業既昭假亏
爾上帝矣我今率是農夫播其百穀曰爾其大
發爾之私田終三十里而民亦皆服其耕事萬
人畢出而放耕也二人放耕爲耦○毛氏曰私
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
其私田爾○鄭氏曰周禮曰凡治野曰夫間有
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
萬夫之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
舉其成數於是民大事其田萬耦同耆舉也一
步積萬夫故有萬耦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
步積萬夫之是廣袤各百夫以百乘是百萬

也夫有百
餘百步○(顧氏曰)言人事盡矣所不足雨百是
以害之死也私民田也上之害民則先其私民
之秉上則先其公白雨伐公田遂及我私交相
愛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音路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曰二王憂殷
也其淡杞也宋也○孔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之
樂歌也振鷺亦飛亦羽伐西雝我客戾止永有斯容
杜祓蘜惡杜此蘜穀音木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氏曰)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孔氏
曰澤名爲雝杜西有此澤蘜取於西之義也○
王氏曰西雝益辟廱也辟廱有水鷺所集也○
朱氏曰先儒多謂辟廱杜西郊故曰西廱○

(毛氏曰)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廟其
爰止夫有此容吉威儀之善如鷺然杜祓蘜惡居
厭之者○(鄭氏曰)言此容吉威儀之善如鷺然杜祓蘜惡居
厭之者○(陳氏曰)杜祓蘜惡杜此蘜穀猶庶幾夙夜以永終
也李氏曰成王告潣于曰與國咸休永杜蘜窮夫是意也○(陳氏曰)杜祓蘜惡者
必若憂商之季然後可以杜祓蘜惡杜此蘜穀
者崇德象賢修禮以佺實何穀之有朱氏曰杜
祓知永命無蘜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杜我不以
祓隆其命而有厭於祓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厚
之爰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孔氏曰秋冬報之樂歌也○陳氏
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體之

祉祈曰上帝而報不曰上帝者省文耳○鄭氏曰烝嘗者宗廟事也祈之上帝而報之宗廟於人情物理不類欲則報者求云上帝可也以祈爲郊則季秋大享明堂安知不併歌豐年之詩以爲報歟○鄭氏以秋冬爲烝嘗挾祖妣以爲說耳且載芟社稷之詩其辭與此同鄭氏胡不改之爲烝嘗也○蘇氏曰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万錘萬億及秭音咨履反爲酒爲醴音禮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氏曰稌稻也孔氏曰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爲稌○米氏曰大助語辭也○孔氏曰毛氏言廩所以藏穀則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明堂位半廩則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

○毛氏曰數萬曰億數億曰秭○鄭氏曰烝進畀予也○毛氏曰皆遍也○王氏曰豐年者秄之功也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濕而暑者稌多黍多稌黍所不利也李氏曰職方氏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荊陽之地下濕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黍所不覩○王氏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黍所以爲此酒醴者與進祖妣以和洽百禮降福黍所不遍者上帝之功也朱氏曰洽猶徧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烝祖也鄭氏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孔氏曰始作樂而合烝祖本或作

合号大祖○朱氏曰通吝先祖也有瞽有瞽壯周之庭設業設虡音巨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音桃磬柷尺叔反圉奥古反敔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光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毛氏曰瞽樂官也鄭氏曰瞽矇也以爲樂官者目瞑所見然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虡衡者爲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孔氏曰崇牙刻畫之爲垂牙卽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可以掛繩於上故可以爲懸也置羽者置之於栒虡之上角也○毛氏曰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孔氏曰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是小鼓也大鼖應鞞壯建鼓東明堂位云周人縣鼓是周濛古始伶懸○鄭氏曰田當伶

之喜小者韶之笑○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
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風俗通云
簫參差象鳳翼管如遂併而咲之釋文曰遂字
又作筒○孔氏曰韶茲咲兩管也小師注云管
如笛形小併兩而咲之○王氏曰嗈嗈嚴聲美
也○鄭氏曰我客二王之後也○孔氏曰薦人
伦樂者皆扵周之廟庭業虡鼓磬柷圉皆設之
扵庭宁既備具乃使薦人擊而奏之○王氏曰
簫也管也夾其器之小者言其小所以爲備也
○孔氏曰伦之嗈嗈然和集諸聲皆肅敬和諧
而鳴丞相奪倫光祖之神扵是降而聽之我客
二王之後適來至此與聞此樂助祭之人多獨
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朱氏曰嬰
述舜樂次曰虞賓扵位益以此爲盛耳○

曰觀視也成成功也李氏曰成如簫韶九成之
成猶終也遍變而奏爲故謂之成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扵廉反季冬薦魚春獻鮪亏軌反也鄭氏曰冬
魚之性定春鮪新來獻扵宗廟○孔氏曰季冬薦
魚春獻鮪之樂歌新來鮪也冬言季冬春言夾季春也月令
季春薦鮪扵寢廟季冬天子嘗魚先薦寢廟冬月
既寒魚不行乃怵定而肥充荷扵宜反與音余漆
音七沮七余反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鮪鰷音
條鱣音常緜音偃鯉音里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毛氏曰荷與歎美之言也○毛氏曰漆沮岐周
之二水也○王氏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毛
氏曰潛糝也○孔氏曰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
○鄭氏曰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鱣鮎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大音泰祖也孔氏曰禘大祖之樂歌也○劉氏曰大祖卯后稷○朱氏曰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周之大祖卯后稷也禘嚳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有來雝雝伯止肅肅相息亮反維辟音壁公元子穆穆於音烏薦廣牡相子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小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燮及皇元高昌嚴後綏我眉壽介以繇社兌右音佑劉炎右文母

雝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毛氏曰相助也○王氏曰穆穆敬和也○朱氏曰於嘆辭也○毛氏曰廣大也○王氏曰廣牡碩大肥腯之謂也○朱氏曰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子之禮也○王氏曰小子自謂也○嚴氏曰大哉皇考之安哉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矣以及於元○朱氏曰右助也○王氏曰文母大姒也○嚴氏曰劉炎謂文王也○朱氏曰禘周所以王元下得行禘禮於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昔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大祖曰大哉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見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元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功而文王大矣之所助也豈予小子所能致哉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元下故歸功之若詳於武

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大姒焉閔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劉秀者文王之稱也劉祖與文母相配而言故

雖一章十六句

載見賢遍反諸侯始見武王廟也孔氏曰諸侯始見武王之樂歌也○蘇氏曰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載見言諸侯始見於武王廟則載見之倫也成王未即政歟載辟音壁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音零央央鏞音傭革有鶬七羊反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音戶劉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七入反熙于純嘏古雅反

毛氏曰載始也朱氏曰載發語辭也○

諸侯始見君王謁見成王也○王氏曰諸侯來見則曰求濛度文章以歸治其國家也○鄭氏曰陽陽者文章和杜軾肯鈐杜上孔氏曰和者鈴也爾雅云有鈐曰旂郭璞曰懸鈴竿畫交龍於旂○孔氏曰央央然而有音韻○鏞革纏昔也鶬金飾額孔氏曰即韓奕所云鞹革金厄是也○朱氏曰按商頌鶬鶬鄭云聲和也○朱氏曰廟刺大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康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勑洛皆謂武王爲昭考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享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敬奉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王氏曰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芙哉

多福之如此也是元子之享其福也此又言公
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
以見君臣皆受其福也○(朱曰)諸侯始來見王享受其福也○(嚴氏曰)純大也○(朱
此而率之以祭武王之廟受此眉壽之福以多
福綏諸侯使之綃兕亏純嘏益均福亏諸侯之
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遯子來見祖廟也(鄭氏曰)成王既殺殷命殺
武庚命遯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孔氏曰)
遯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
萋有且(七序反)敦都回反琢陟角反其旅有客宿
宿有客亹亹(音尾)授之(音壽)繫陟立反以繫其馬薄言追
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嚴氏曰)殷尚白○(蘇氏曰)亦仍也言仍殷之舊
也○(毛氏曰)萋且敬慎貌○(鄭氏曰)遯子奄殷
之馬而來威儀萋萋且且又遊擇衆臣卿大夫
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
之○(毛氏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亹○(嚴緝曰)宿者凡一宿再宿者再也凡再宿者再
也○(鄭氏曰)繫絆也周之君臣皆愛遯子其所
館宿可以太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朱氏曰)左右綏之言所
以安之蘇方也○(毛氏曰)淫大夷易也○(王氏曰)追之恐其已太
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也什方弧氏曰自
管蔡以戾庚祿父叛以周公之聖臨之蓋二年
而後克其用勿艱矣故於遯子之來見也則嘗

之曰鳥者兢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夷益逆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鄭氏曰大武周公佾樂所爲舞也○孔氏曰奏大武文樂之歌也周公象武王伐紂之事佾大武之樂○疏氏曰大武武王没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紂音鳥皇武王桓桓競維劉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指定爾功

疏氏曰紂兮大矣武王桓桓競之功文王開之也○鄭氏曰佾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遏止也○鄭氏曰劉殺耆致也○鄭氏曰文王兢開之矣武王嗣武嗣子武王○宋氏曰文王兢開之矣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大功也○李氏

武詩杜紂止殺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二百六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六句

閔予小子嗣王朝直遙反於廟也鄭氏曰嗣王朝王也除武王之喪始朝於廟也○孔氏曰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

宋氏曰成王免武王之喪而朝於廟玩其辭知其哀未忘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其傾反在疚救音救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鄭氏曰閔憫傷之苦也造猶成也○疚病也庭直也臣瓚曰嬛嬛煢煢在疚苦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忘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皇考武王皇祖文王○毛氏

(日)序緒也○(記氏曰)可悼傷兮我小子百遭戚
王崩家遭未成嬛嬛欸欸孤特扵憂病之中○(蘇
氏曰)成王始見
扵宗廟自傷嬛嬛孫所依怙曰
扵乎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維念我皇祖文王
以其直心陟降
朱氏曰言文王一陟一降直而
無私也○(宋氏曰)今我夙夜敬止者恩繼此序而
不忘耳○(鄭氏曰)扵乎皇王歎文王武王也我
繼其緒恩其所行不忘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
孔氏曰嗣王謀
扵廟也
也

(蘇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
訪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
扵乎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反
艾歷也○(毛氏曰)猶繼判渙散也○
(朱氏曰)家猶
國也○(王氏曰)紹庭紹皇祖之直○(朱氏曰)家猶
國也○(王氏曰)休美矣哉君考武王○(王氏曰)休
美矣哉我
君考武王○(王氏曰)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蘇氏
曰)訪謀落始率循皆是悠遠也○(孔氏曰)
釋詁云艾歷也○(毛氏曰)猶繼判渙散也○

堪家多難者自以爲幼稚未堪王室多難也○
【李氏曰】紹文王直遵亡上下俯仰於家未嘗少
離○【曾氏曰】成王自吝未堪家多難因歎美或
王能紹文王之遵以陟降厥家其曰休矣皇考
以保明其身益吝以文王之直遵保明其身也
此詩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同意雖不吝繼序
思不忘然歎美皇考則此意扯其中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孔氏曰羣臣進戒嗣王之
樂歌也○釋文曰敬之一本棘之字敬之敬之元
維顯思命不易以支反哉曆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扯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亡光明佛符弗反時仔音茲肩古賢反示我
顯德行下孟反

【宋氏曰】思語辭也○【李氏曰】鄱氏以爲變易之
易不如杜元凱以爲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
哉杜元凱注奉承其命甚難○【曾氏曰】士事也
○【鄱氏曰】監視也○【宋氏曰】將進也○【鄱氏曰】
佛輔也皆是也仔肩任也○【宋氏曰】羣臣進戒
亡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
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王之一陟一降於其事
元無日不臨監亦此者王不可不敬也○【孔氏】
【曰】王既承其戒荅之以謙曰維我小子○【宋氏】
【曰】我不聰而未能敬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
月有所進○【歐陽氏曰】但當以日月勉強積學
而增緝廣大而至於其道光明然更賴羣臣輔
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
行也 鄭氏曰緝熙光明也

敲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音秘嗣王求助也孔氏曰嗣王求助之樂歌也周公還政之後成王因祭社廟而求羣臣助己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

鄭氏曰成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慎後爲禍大

予其懲直升反而毖後患莫予荓普經反蜂孚逢反自求辛螫音釋聲允彼桃蟲拚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亏嘆音了蓼者

鄭氏曰毖愼也○荓使也蜂之爲物蠆辛螫毛氏曰荓蜂製曳也○孔氏云釋訓佗粵夆古今字

王氏曰懲艾也螫毒毒肇始允

王氏曰桃蟲鷦鷯也小而微始生鷇言始小終大○鄭氏曰拚飛翻飛也○毛氏曰堪任也荓使也蓼辛苦也○鄭氏曰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佗亂周公乃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慮慎後復有禍難○朱氏曰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於此而慎後患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於是始信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維鳥者成王於是也鄭氏曰管蔡如鷦鳥之小後叛而佗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橫渠張氏曰猶言初爲鼠後爲虎不必謂桃蟲化爲鳥也○蘇氏曰予

方未堪家難而又集亏辛苦之地其柔何捨戎而弗助哉○鄭氏曰莫字莽蜂苦莫如予爺之使蜂自求辛螫謂信管蔡之時也

小戡一章八句

載芟所衡反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氏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未耜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孔氏曰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與耕籍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此爲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蘇氏曰王社在籍田中籍田所祈也載芟載柞側伯反其耕澤澤音釋千耦五口反其耘音云徂隰徂畛奚主奚伯奚亞奚旅奚彊奚以有噴勃感反其鎛于轉反斯趙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戶南反斯活驛驛音亦其達有厭於豔反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表嬌反載穫濟濟有實其積子賜反萬億及秭音姊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芳逼反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子消反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鄭氏曰載始也○毛氏曰除艸曰芟除木曰柞孔氏曰左傳云如農夫之務芟艸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艸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艸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鄭氏曰隰新發田也畛韻舊田有逕路也朱氏曰或曰畛田畔也畛之外則隰也○毛氏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李氏曰亞伯之次也旅者衆子弟也○

鄭氏曰疆有餘力者周禮曰以疆予任民孔氏曰謂其人强壯治一夫之田有餘力能佐助它事者也以詔間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朱氏曰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

孔氏曰唅者衆人飲食之聲也毛氏曰贪衆貌○

鄭氏曰饁饟饋也依之苦憂也○鄭氏曰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茂枚其仲水土氣發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薉穢者千耦其耘趨時也或注之陽或注之陰夫婦俱行强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孔氏曰婦人能饁爲夫者則愛其婦爲婦者亦依其夫苦相慰勞苦也○孔氏大田疏曰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鄭氏曰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鄭氏曰驛驛苗生貌也釋文云而亦作繹云生也○鄭氏曰達出地也○毛氏曰有厭其傑苗厭然特美也王氏曰傑然之苗受氣澤厭足也○鄭氏曰緜緜詳密也○毛氏曰鹿耘也○鄭氏曰濟濟人衆貌○鄭氏曰有實實成也○宋氏曰積露積也○孔氏曰農夫既太仲木根株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以種其百穀也○孔氏曰其種皆函生氣而生長而其苗則驛驛然達地而生○孔氏曰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王氏曰兼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曰緜緜其麃則既苗而耘既苗而耘則以緜緜爲善恐傷苗也○孔氏曰至於大熟則穫刈濟濟然○毛氏曰斂於香也椒徵斂也孔氏曰

椒木之氣香佮者以椒言香○(朱氏曰)胡考者
民耆艾曰胡○(毛氏曰)且此也○(王氏曰)振古
則舉古也○(朱氏曰)其實之多萬億及秭故可
爲醴而進與祖妣以和百禮○(王氏曰)以洽百
禮皃既爰弁祖妣而達之祭祀富客無所不洽也
○(朱氏曰)以莢鑾富客則邦家之所以炎也以
養耆老則胡考之所安也○(朱氏曰)非特此日
方有此也非特今日方有豐年其所由來遠矣
○(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上之所謂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孔氏曰秋報社稷之樂歌也
婁楚側反良耜俟來瞻女載筐丘方反及莒其饟伊黍笠音立伊

糾居黝反其鎛音博斯趙徒了反又徒少反以薅
呼毛反茶音徒遼音了荼蓼朽上黍稷茂止藝之
挃挃珍栗反積子賜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
志反如櫛側瑟反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殺時犉如純反牡有捋音蚌其肉以似以續續古
之人

(毛氏曰)婁婁徐測測也孔氏曰是刃利之狀舍
人曰婁耜入地之貌郭璞曰嚴利也○(鄭氏)
人曰婁耜入地之貌郭璞曰嚴利也○(鄭氏)
(曰)良善也利善之耜瞻視也筐筥所以盛黍也
○(毛氏曰)筥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蘇氏曰)
糾糾然筥之輕疾舉也○(釋文曰)說文云薅拔田艸
也○(毛氏曰)蓼水艸也孔氏曰蓼是穢艸荼亦
穢艸非苦菜也王肅云荼陸穢蓼水穢然則田
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艸○朱氏曰先儒說

荼但云苦菜莫詳其爲何物案此詩則蓼屬也
但水陸之別耳味苦氣辛能殺物今人用以藥
溪取魚故又曰荼毒今南方人猶謂之辣荼亦
一驗也○毛氏曰挺挺穫聲也○王氏曰栗栗
緻也○毛氏曰墉城也黃牛黑脣曰犉社稷之
牛角尺○鄭氏曰抹角貌有來視汝謂婦子來
饁之笠以田罷刺地薅艾荼蓼之事言
饁○李氏曰載筐及筥其饟伊黍此則言
饁者也○孔氏曰饁與所盛之物也○鄭氏曰饁者
婦子行饁之罷乃穫刈之既穫乾乃積
聚之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
毛氏曰烝是開百室而納之百室既盈矣而婦
子寧止蓋終歲勤勤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

各享其樂○鄭氏曰於是殺牲報祭社稷○箋
以續興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
幾亦替其先也○箋文特伦犆曰本亦伦特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鄭氏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
以祭之明日鄉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
謂之肜○孔氏曰繹賓尸之樂歌也絲衣其紑
浮反載弁俅俅音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乃代
反鼎及鼒音茲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五
告反故考之休

毛氏曰絲衣祭服也紑潔鮮貌孔氏曰爵弁之
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也○鄭氏
曰載酒戴也弁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
使士孔氏曰鄭記云士弁而祭於公禮有冠弁

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爲衣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爵色之麻弁士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絲衣也○毛氏曰俅俅恭順貌基門墾之基孔氏曰穉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墾孫炎曰夾門堂也繹禮在門不在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枋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爲失明其當在門外○毛氏曰自羊徂牛亦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鄭氏曰鼎圜弇上謂之鼐○孔氏曰鼎炊曰鼎斂上而小口者○呂氏曰自堂徂基乃所謂於微乎於此乎○王氏曰自堂徂基自堂上降而徂基也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鼐鼎及鼒鼎先大後小也或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反復展視所以致勤敬也○孔氏曰脩飭設兕觥貌

○朱氏曰思語辭柔和也○毛氏曰吳譁也○鄭氏曰不吳不敖不譁華不偈慢恭敬穫福導壽考之休也○釋文兕觥徐音雷觥古橫反○橫渠張氏曰天子兢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俾俾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亦絲衣已是不着冕服吉弁已是不冠冕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朱氏曰內則曰十三舞勺即此詩也狄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宇明篇疑皆樂章之名爾○橫渠張氏曰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於鑠舒灼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居表反王之造七報反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孔氏曰於嘆美○朱氏曰鑠盛也○孔氏曰王

師王肅云武王之衆也○(歐陽氏曰)尊養循養
也○(鄭氏曰)純大介助也○(蘇氏曰)冕允也○
(鄭氏曰)龍寵也○(毛氏曰)蹻蹻武貌造爲也○
(朱氏曰)言武王之初有
允信也○(蘇氏曰)載則允信○(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皆
晦晦而益明其後皖純允矣則天下無不助之
者○(歐陽氏曰)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興此
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蹻蹻王之造言蹻蹻
然武功武王之所爲也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
承其業爲有嗣矣實維爾公者武王用師實矣
下之至今信可謂王師矣

酌一章八句

相講武類禡馬嫁反也相武志也釋文云本或以
相武志也爲注○(鄭氏曰)類也禡祭也○
孔氏曰講武類禡之樂歌也○朱氏曰案左氏傳
楚莊王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
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
綏萬邦屢豐年然則相賚兩篇皆大武樂中一章
也與此序不同

(鄭氏曰)相之序曰相武志也或以爲注或以爲
序失其傳多如此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音懈相相武王
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竝音烏昭于天皇
以間之

(鄭氏曰)綏安也○(孔氏曰)屢豐年數有豐年相
相然有威武王肅云竝乎周遍乃昭見竝乎天○
(毛氏曰)士與能翼之士虎賁之士同○(毛氏曰)

間代也○鄭氏曰皇君也○王氏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桓武志也而曰綏萬邦屢豐年則其爲武志也畢乎人之武志矣李氏曰武王用兵蓋爲天下除害故能召和氣天命罷解者武王罷解故天命亦罷解也○

蘇氏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豐年之祥矣狄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桓桓有其衆用之四方之不服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亏天遂以代商有天下吾武之不可廢也

第九章九句

賚來代反大也封於廟也賚予也吾所以錫予善人也鄭氏曰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孔氏曰大封於廟之樂歌也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數時繹音亦恩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音烏繹思

毛氏曰勤勞應當也○朱氏曰敷布也時是也繹尋繹也○蘇氏曰恩舜也○鄭氏曰今我注以此求定○蘇氏曰文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狄而不敢專也○朱氏曰布此以賚有功皆文王之功德在人而可尋繹者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已○王氏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爲諸侯與其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朱氏曰此周之命也又嘆使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以戒之也

第一章六句

賚一章般薄寒反巡守手又反而祀四嶽河海也鄭氏曰般樂也○孔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朱氏反鄭氏曰般樂也蘇氏曰遊般也今考詩中無此意當缺之孔氏以般樂也爲序文曰定本

般樂爲鄭注未知孰是○穉文曰崔靈恩集注本用此注爲序文般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吐果反山喬嶽允猶翕許及反河敷天之下褒蒲矦反時之對時周之命

鄭氏曰皇君喬高也般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王氏肅曰巒山韜之墮墮狹而長也陟其高山則巡守之所陟無所不徧○蘇氏軾曰猶遒也翕河大河受衆水者也鄭氏曰河言翕者河自大陸之北數爲九祭者合爲一陟其山墮山喬岳則遒於大河息其有功於民是以徧於敷天之下無不總荅其功者此周之命也○王氏安石曰褒時之對者褒其神而對之以祭祀也時周之命者能懷柔百神則受命長矣

般一章七句

魯頌

朱氏曰此雖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以祭祀也辨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祖之功烈也僖公能遵伯禽之遽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駉古營反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遽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頌鄭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伦是頌也史克魯史也○孔氏曰伯禽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卒季友立之當惠王襄王時舒瑗云魯不合伦頌故每篇言頌名生於不足也○曾氏曰季孫請命史克伦頌恐是兩事如晉戍公之大夫請命于天

子之使而伦無衣請命伦詩不相干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騶戶摘反有皇有驪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居良反思馬斯臧

毛氏曰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孔氏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曾氏曰坰野乃魯人牧馬之常地耳鄭氏曰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李氏曰坰之野其水艸甚美毓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毛氏萇傳曰薄辭也孔氏曰孫炎曰驪黑色郭璞曰跨髀間也牝則跨者所據之處黃白曰皇孔氏曰黃白色雜名皇純黑曰驪孔氏曰月令孟冬駕鐵驪象時之色擅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孔氏曰騂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孔氏曰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校人之注以爲二百十六匹爲一廐每廐爲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十別爲一閑駑一種而分爲三閑士朝祀所乘爲良馬征伐所乘爲戎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官中之役彭彭有力有容也○鄭氏曰坰之牧地水艸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王氏曰彭彭張也○鄭氏曰臧善也○孔氏曰薄苦駉者有何馬也乃有驕有皇有驪有黃此等用之以駕車則彭彭然○宋氏曰思無疆苦其思之深廣無窮也鄭氏曰信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王有駓符悲反有騂有其音其以車倬倬敷悲反思無期思馬斯才

毛氏曰蒼白雜毛曰騅孔氏曰騅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蒼白雜毛曰駓孔氏曰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赤黃曰騂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牲用騂是騂為純赤言赤者謂其赤而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蒼騏曰騏孔氏曰謂青而微黑今之驪驄也騏文如博碁碁也郭璞曰今之青黑馬也顧命曰四人騏介注云青黑曰騏騏者黑色之名倬倬有力也才多材也○王氏曰思無期思之久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雒以車繹繹音亦思無斁思馬斯作

毛氏曰青驪驎曰騅孔氏曰郭璞曰色有淺深班駁隱驎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孔氏曰騧也赤身黑鬣曰駓孔氏曰駓是色名說者以駓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駓馬故赤身黑鬣曰駓黑身白鬣曰雒○王氏曰繹繹屬也繹繹不絕貌○毛氏曰善丞也○鄭氏曰佗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因有騢有騂音簟有黃以車袪袪起居反思無邪思馬斯徂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駰孔氏曰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彤白雜毛曰騢孔氏曰郭璞曰彤赤也卽今赭白馬是也豪駔曰騂孔氏曰說文云

骭骸也郭璞曰骭脚脛狹則骭者膝下之名蓋
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驒也二目白曰奠孔
氏曰爾雅曰一目白瞷二目白奠郭璞曰似奠
目也祛祛强健也○王氏曰忽無轡一出祛正
○鄭氏曰徂猶行也○蘇氏曰孔子曰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忽無轡銜之爲詩者則未必知
此也孔子曰讀詩至此而有會祛其心是以取
之蓋斷章云耳○呂氏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
誠心行之故言忽無疆忽無期忽無斁忽無郤
馬之所以臧才伦徂者其効也與衛風秉心塞
淵騋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
其效皆若此然非獨牧馬而已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僖公君臣之有遵也○有駜有駜
駜彼乘緇證反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
于下音戶鼓咽咽烏玄反醉言舞于胥樂兮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駜馬肥强貌王氏曰養
之使駜也○孔氏曰四馬曰乘
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歐陽氏曰興起夜寐在公之所○毛氏曰振振羣飛貌鷺白
鳥也以興潔白之士○歐陽氏曰振鷺取其脩
潔翔集有威儀也朱氏曰鷺羽之翿舞者所
持也下如飛而下也○毛氏曰咽咽鼓節也○
鄭氏曰于於胥皆也○蘇氏曰在公明明言未
始不在公也僖公公是奠之以禮樂士之來者
如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
呂氏曰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奠樂以遂其歡君

臣烋是皆喜樂也○東萊曰有駜有駜興僖公有臣之壯盛也所謂君致其養臣盡其忠者蓋莫不在其中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王氏曰牡剛強之材也○毛氏曰夙夜在公飲酒善臣有餘敬君有餘惠○鄭氏曰飛諭羣臣醉欲退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載燕有駜有駜駜彼乘駽駜彼乘牡夙夜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氏曰青驪曰駽孔氏曰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鐵驄也○鄭氏曰載之言則也○孫氏曰載燕亦飲酒也○毛氏曰歲其有豐年也○鄭氏曰穀善詒遺蘇氏曰穀祿也臣願其君富且有後也○宋氏曰頌禱之辭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孔氏曰定本云僖公脩泮宮無能字○蘇氏曰此詩言伯泮宮閟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皆不載垂疑之泮宮閟宮僖公宮言伯新廟春秋皆不載垂疑之泮宮閟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虽於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然此詩有之式固爾脩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小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歟或曰以君臣而爲此辭可也而孔子錄之可乎曰維可之是以錄之錄其所可而太甚所不可此孔子之所以爲詩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戚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虽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夫二子之言倍矣然孔

子未嘗以廢周書益好惡之言必有過者要不以惡為善則已矣此遠者之所自諭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其巾反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旂茂條蒲害反鸞聲噦噦呼會反

毛氏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鄭氏曰辟廱者築土廱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益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朱氏曰說文謂泮者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為水東北為牆康成以為東西門說文以為東西牆其說不同○**王氏曰**思發語辭也○**鄭氏曰**芹水菜也樂僖公脩泮宮之水而洋觀之采其芹也○**毛氏曰**戾止至也孔氏曰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為至也○**王氏曰**觀其旂其物茂而有容聽其鸞聲噦

噦而有節李氏曰茂茂飛揚也○**毛氏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國人從僖公之樂也○**孔氏曰**魯人伦詩而自稱其君為魯侯者因其請王而伦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反其馬蹻蹻昭載色載咲匪怒伊教

毛氏曰藻水艸也○**王氏曰**其馬蹻蹻苦彊盛也○**鄭氏曰**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毛氏曰**載色色溫潤也○**鄭氏曰**僖公之至於泮宮好其顏色和其咲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王氏曰**載色載咲則法範所韜而康而色者也夫然後能教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岳泰

鄭氏曰菲扈葵也釋文曰鄭小同云江南人謂之蓴菜生陂澤中○鄭氏曰在泮飲酒者與先生君子飲酒也○毛氏曰醜衆也○蘇氏曰僖公與其羣臣飲酒於泮宮咸願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屈遵以屈羣衆王氏曰順服先生君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李氏曰一章言僖公之至泮水二章言僖公之教人三章則又言至泮水與賢者飲酒也○朱氏曰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戶

鄭氏曰則濚也允信也文允武言文武兼備也○朱氏曰假至也米氏曰假格也○毛氏曰祖周公魯公也靡有不孝僖公之孝也無所不至

李氏曰自求伊祜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烝烝皇皇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后在天王纘之

烝烝皇皇美盛貌不虧不崩不震不騰言安重也三后文武成康也纘繼也

天反虎臣在泮獻囚

鄭氏曰克能明其德修泮宮而憲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虎臣武力之士貌孔氏曰謂臨陣格殺之可取馘所格者之左耳獻囚生者也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戒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皐陶者獻囚言功所任得其人○孔氏曰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朱氏曰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而疑此詩之妄益未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辭冀其

有是功目下章倣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奮奮皇
皇不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詡音凶在泮獻功

孔氏曰濟濟無褊躁之貌

洪荒無褊躁○毛氏曰濟濟狄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詡心德寬
狄彼東南遠服彼東南釋文曰狄遠也○王氏
曰狄讀而遯之也○蘇氏曰古狄遯通○鄭氏

曰東南斥淮夷孔氏曰淮夷在魯之東南奮奮
猶進進也○王氏曰不吳不揚肅也○鄭氏曰詡訟也無以爭訟之
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王氏曰不告于詡和也
○李氏曰人心可詡廣矣惟爲血氣所使一有
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

廣啟其征伐有遯遠淮夷之功奮奮皇皇不吳
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

茿于其觫束矢其搜色留反戎車孔博徒御無斁
音亦皖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觫氏曰觫速也

五十矢爲束孔氏曰荀卿云魏氏戚卒負矢
五十箇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鄭注大司寇
束矢云古者一乘百矢○鄭氏曰束矢搜然言
勁疾也孔氏曰其發則搜然而勁○蘇氏曰搜
矢疾聲○朱氏曰博廣大也○鄭氏曰徒行者
御車者皆無厭倦也淑善也式用也○蘇氏曰
僖公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
不逆君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遵度幾淮夷可
以盡得也

翩翍飛鴞于嬌反集亏泮林貪戠桑甚懷戠好音
憬旣永反詆淮夷來獻其璆勑金反元龜象齒大
賂南金

毛氏曰翩翍飛貌鴞惡聲之鳥也甚桑實也○鄭
氏曰懷歸也言鴞常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
上貪其桑甚爲此之故改其鳴歸就戠以善
音○李氏曰喻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憬說文曰
覺悟也○王氏曰璆玉也元龜尺二寸孔氏曰
漢貪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鄭氏曰大
猶廣也○毛氏曰賂遺也南謂荆楊也○鄭氏
曰荆陽貢金三品○孔氏曰淮夷來獻國獻其
璆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戠以南
方之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有侐戴公能復周公之宇也蘇氏曰此
詩所謂居常與許度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
而其實則未能也閟宮有侐況域反實實枚枚
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
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
種徂戻刀反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
有稻有秬音巨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毛氏曰伯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
稷至於太王文武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
賜之命吉其所以有魯之由○呂氏曰閟宮魯
廟非姜嫄廟也言赫赫姜嫄者推本周家所由
興○宋氏曰閟宮者魯之羣廟也毛氏曰先妣
姜嫄之廟在周孟仲子曰是禘宮也○孔氏曰
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以此知姜嫄之廟

在周言其在周則馨無其廟姜嫄之廟為禖宮閟深閉也毛氏曰后稷故名姜嫄之閟閉也○毛氏曰枚枚礱密也王氏曰枚枚辨也○鄭氏曰弥終也棫棫烝烝弓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弥終依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終十月而生子不遲勉○毛氏曰先種曰稙後種曰穉孔氏曰稙穉生穀早勉之異稱百非穀名也七月傳曰後穀曰穉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穀謂之種後種先穀謂之種○朱氏曰敍大豆○鄭氏曰奄猶覆也○朱氏曰后稷生而享有百福播種五穀猶天所降也奄有下國堯封之邰也○毛氏曰秬黑黍也○鄭氏曰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禹弓水上后稷乃教播種故曰纘禹之緒美之故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鄭氏曰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著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會氏曰大王太邠居岐蓋諸矦之能興翦者本不必云肇王迹也戎王兇有天下推其寖盛之由故曰大王肇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舉因肇王迹之語苦之過耳聖人於戎成猶有所不取者其於畧頌豈以一苦之過而刪之弓○王氏曰届至也戎王也○孔氏曰至於文王戎王繼大王之業

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戒王乃致天之誅於
牧野之地○鄭氏曰虐度也○朱氏曰無貳無
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
○鄭氏曰敦治旅衆咸同也○朱氏曰敦治而
勝之也咸厥功輔佐之臣咸有功而周公亦與
焉故下章舍封伯禽之事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
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
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
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宜
降福穰穰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
衡白牡騂剛犧素河反尊將將七羊反毛炙蒲包
反哉側吏反羹箸遝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
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

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鄭氏曰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鄭氏曰叔父
謂周公也東魯國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
女首子使爲君故魯衛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
爲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皖
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爲君於
東遵江○鄭氏曰錫之山川謂境內之山川
也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
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王制同○王氏曰
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
也而儉於百里而周官以爲諸侯之地方四百
里蓋特言其國也則儉於百里幷附庸言之則
爲方四百里也李氏曰鄭氏據明堂位謂封以

七百里欲其強於衆國其說不然詩人言大啓爾宇不過謂公矦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虽不同惟公矦皆方百里居上等耳○毛氏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鄭氏曰交龍爲旂四馬故六轡○王氏曰耳耳然垂盛也○鄭氏曰春秋猶言四岳也孔氏曰鎛舉春秋以明冬夏○孔氏曰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王氏曰享祀無有差忒○鄭氏曰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天亦騂之宜其多與之福○毛氏曰騂赤犧純也孔氏曰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王氏曰皇皇大之貌也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動勞於天下是以命魯公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氏以帝謂感生帝此則泥六天之說○鄭氏曰周公自祖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衡其角爲其觸觝人也孔氏曰封人注云福設於角衡設於鼻秋嘗而吉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毛氏曰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孔氏曰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或同也魯公諸矦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曰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騂剛赤特也○鄭氏曰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

尊獻則象尊爲象形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
牛象尊飾以象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毛氏曰
犧尊有沙飾也○孔氏曰鄭司農云獻而爲犧
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此傳言犧尊者
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
言沙即娑之字也○毛氏曰毛包豚也孔氏曰
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獨太其毛而炰之
也○孔氏曰載謂切肉○毛氏曰羹大羹鉶羹
也孔氏曰周禮云和者也大羹者煮肉汁不和鉶羹肉味之有
異大羹則盛之俎登大房半體之俎也孔氏曰
大房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
兩間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祴郊
之事則有全爻王公立飫則有房爻親戚燕饗

則有殽爻如彼文次全爻謂全載性體殽爻謂
體解節折則房爻是半體可知○釋詁萬舞
千舞也○毛氏曰洋洋衆多也○鄭氏曰萬舞
有慶孝孫禔享其福○鄭氏曰俾使臧善保安
常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毛氏曰震動也騰
乘也朱氏曰震騰驚動也○鄭氏曰三壽三卿
也岡陵取堅固也王氏曰壽考之三卿爲公朋
也○朱氏曰三壽未詳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
篇三也○宋氏曰此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
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是也
公車千乘繩證反朱英綠縢徒登反二矛重直龍
反弓公徒三萬貝貴直友反朱綅息廉反烝之升
俾爾昌而熾尺志反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

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昌而艾五益及萬有千歲
眉壽無有害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此自謂計地出兵非被三軍之車也○鄭氏曰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荀壽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李氏曰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包氏注論語以謂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一井為乘百里之國通有千乘也○宋氏曰英矛飾也騰繩也孔氏曰朱英絲纏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矛柄之以繩騰謂約之以繩非訓騰為繩○鄭氏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孔氏曰重弓謂內弓於皮皮中有二弓兵車之制人持弓矛中人御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毛氏曰貝裒飾黍綏綴之孔氏曰貝者水虫甲有文章也冑謂兜鍪貝非為冑之物故知以貝為飾說文曰綏綏也然則朱綏直謂赤綏以連綴甲也○孔氏曰裒徒增增進行之時增增欲衆多○毛氏曰懲艾也○鄭氏曰可以當曰膺當也○鄭氏曰懲艾也○蘇氏曰設辭慶之使我秋懲荊舒而莫之禦也苦其強也鄭氏曰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艾荊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孔氏曰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伐楚名荊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其伐我則無文○孔氏曰設辭慶之使我秋則無文○孔氏曰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汝戎壽而富足髮有蕃色之髮

茜有台文之詩○蘇氏曰壽胥與試者願其尽壽而相與試其才以爲之用也○蘇氏曰眉壽憂害無有憂害○蘇氏曰眉壽秀眉亦壽憂○(旦)此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爲安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鄧侯吉甫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毛氏曰)泰山之高巖巖狄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爲望也○(朱氏曰)詹與瞻同○(毛氏曰)龜山也蒙山也孔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龜氏曰)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鄧近海之國也○(朱氏曰)願其有功如此

保有鳧繹音亦遂荒徐宅至于海鄧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毛氏曰)鳧山也繹山也孔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此桐木也○(毛氏曰)宅居也○(朱氏曰)荒奄也若順也○(孔氏曰)徐宅謂徐國也○(龜氏曰)諾應辭應○(孔氏曰)莫敢不諾有命則莫敢不應○(孔氏曰)惟魯侯是順也○(蘇氏曰)龜蒙鳧繹魯之四山其餘則東南勢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 古雅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龜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毛氏曰)常許魯南

鄙西鄙鄭氏曰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佺
嘗在薛之旁○孔氏曰相元年鄭伯以璧假許
田桓公以許與鄭○朱氏曰令善也
僖公娶於齊曰聲姜姜母曰成風○孔氏曰宜其
大夫之與衆士祝慶使與之相宜也羣氏曰常
魯之羣國僖公常保有之○鄭氏曰皃齒落更生細者也○蘇氏曰常
徵○鄭氏曰皃齒落更生細者也○蘇氏曰常
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願其壽考以復魯之
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音短是度待洛反是尋
是尺松楠音角有曷音路寢孔碩萬民是若
亦奚斯所佺孔曼音萬且碩萬民是若
○孔氏曰徂來山新甫山也○孔氏曰僖公修造
寢廟取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於是斬斷之量度
之○孔氏曰八尺曰尋桷是椽之別名傳大貌路寢正寢也○朱氏曰
新廟僖公所修之廟○鄭氏曰奕奕廣大○
○鄭氏曰奚斯所佺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孔
氏曰奚斯公子魚也爲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
其事屬付工役課其章程○鄭氏曰曼修也廣
也○孔氏曰苦廟甚庶廣而且大○朱氏曰萬
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二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卒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商正考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孔氏曰祀成湯之樂歌也成王殺戎庚封微子啓於宋代戎庚爲商後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戴公當宣王時亦本云宋繆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正考父宋父正考父是孔子七世之祖箸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鄭氏曰自正考父至孔子時又無七篇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大師有商頌猗於宜反與音余那與置戎鞉音桃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古雅反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

聲庸鼓有斁音亦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自古在昔先民有伦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

(王氏曰)倚歎辭那多也○(宋氏曰)置讀如置罳之置○(鄱氏曰)而多之也○(宋氏曰)置讀如置罳之置○(鄱氏曰)美商之樂歎
(曰)鞉與鼓也孔氏曰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
傍耳還自擊○(歐陽氏曰)書曰下管鼗鼓蓋自
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毛氏曰)鼗鼓樂之所
成也孔氏曰王制曰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鼗
將之注云鼗所以節樂是樂成由鼗也學記曰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
於鼓○(鄱氏曰)簡簡和大也○(毛氏曰)衎樂也
○(鄱氏曰)烈祖湯也○(歐陽氏曰)湯孫序主祀
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爲湯孫不知
所斥者何王爾○(宋氏曰)奏假奏樂以感格于
祖考也○(鄱氏曰)綏安也安我以所思而我之人
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
咲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
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
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
愉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
曰以是安我所思之人見其所爲齊者非有也
而生於其思故謂之思成○朱氏曰思成未詳
或曰思辭也安我以成也或曰安我所思無不
成也按此句與下篇綏我眉壽之語相似莫知
何者爲是○(王氏曰)淵淵深也深以言其聞之
遠嘒嘒細也○(鄱氏曰)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
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

亦謂和平也孔氏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鐘鼓在庭故知堂下樂也知是玉磬者以鐘鼓磬管同爲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依我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益稷曰憂擊鳴球謂玉磬也○王氏曰依我磬聲者言與堂上之樂諧也○

【朱氏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顧氏曰】其述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此樂之美其聲孔氏曰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歐陽氏曰】其述之意或然也○【毛氏曰】大鍾曰庸數數然盛也○【朱氏曰】庸鏞通○【顧氏曰】萬舞千舞○【王氏曰】嘉客謂二王後來助祭者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毛氏曰】恪敬也○【孔氏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有奕萬舞之綴兆衆大也○

曰秋嘗冬烝○【顧氏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其祀成湯也奏樂以樂其聲依堂上之王聲無相奪倫者也於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於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者○【毛氏曰】恪敬也○【朱氏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伦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言恭敬之遵古人所行不可忘也○【圓】【顧氏曰】先聖王之傳恭循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顧氏曰】將奉也言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劉祖祀中宗也○鄭氏曰中宗商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商道復興故表顯之號

爲中宗○孔氏曰祀中宗之樂歌也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不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毓載清酤音戶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毓戒毓孝醻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初支反鍚知字又采故反遹八繈錫鬷七羊反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歐陽氏曰序言劉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如丙以甲爲祖戊亦可以丙爲祖矣湯之後largely以湯爲祖中宗之後largely以中宗爲祖此常largely事也○

毛氏曰中重也○

鄭氏曰嗟乎我烈祖

成湯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無疆以及爾之所鄭氏曰其福乃及女之此所○

歐陽氏曰酤酒賚賜也○

毛氏曰爾時主祀之主也○

鄭氏曰毓載清酒於樽以酌獻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蘇氏曰以畀我所思成之人猶言癸畀祖妣古語質也○歐陽氏曰神賚成使成祀事也○

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孰得節○

毛氏曰戒夙戒也亏和也○

歐陽氏曰上言毓載清酤下言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

毛氏曰醻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

歐陽氏曰朝事之臣總無喧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耇之福也○

鄭氏曰約軧轂飾也孔氏曰軧者轂之名以皮纏約而朱漆

之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之車駕四馬其鸞鶴鶴鶴然聲和孔氏曰考工記云容容必直陳纂必正注云纂轂約也彼言纂由卽此約軜○歐陽氏曰約軜銜轡八鸞鶴鶴者此始謂助祭之諸侯也以假以享者謂諸侯皆至而助祭也○蘇氏曰上云以享者謂我備物而祭○朱氏曰言我受命廣大而天降以豐季黍稷之多孔氏曰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得豐季穰穰然○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蘇氏曰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庶幾祖宗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福曰其尚顧予黍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朱氏曰祀中宗而曰湯孫者有天下以湯故也○朱氏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益未艾定所謂申錫無疆也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俶載祭祀璧字每始言羹定益以羹既戒既平俶載祭祀璧字每始言羹定益以羹既戒既平俶載祭祀璧字每始言羹定益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尺志反是承鞗鉞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福是何

(毛氏曰)玄鳥乞鳥乳也春分乞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媒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乞鳥至而生焉孔氏曰釋鳥云燕燕鳦也色玄故又名玄鳥月令仲春玄鳥至曰以大牢祀于高禖玄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茫茫大貌○(鄭氏曰)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李氏)(曰)生契而謂之商者契封於商也○(鄭氏曰)自契至于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茫茫然○(王氏曰)古帝命武湯言古者上帝命武湯也○(鄭氏曰)武湯有威武之德者成湯○(李氏曰)正域彼四方正其四方之疆域○(鄭氏曰)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鮮于氏曰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王氏曰)九有九州也○(鄭氏曰)覆有九州爲之王也○(孔氏曰)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祭於祭之時有大烝稷之食此諸侯於奉承而進之釋文曰大糦詩云大祭也○(宋氏曰)商邑諸侯多矣而止十乘者疑諸侯當朝者歲以服數爲節又使分助四方之諸侯四方之君罔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其後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之子

孫○(曾氏曰)所謂武王者成湯百再苦武丁
孫子當念其祖也武王靡不勝言湯無敵於天
下也鄭氏謂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
下者此非所以稱繼體守文之君況肇域彼四
海殷受命咸宜豈所以稱武丁孫子哉○(毛氏)
(曾氏曰)幾疆也○(鄭氏曰)止猶居也○(曾氏曰)挹幾
千里維民所止人於其所歸赴則止焉商之盛
時挹幾千里民所歸赴也○(鄭氏曰)假至也祈
祈衆多也皆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祈祈欵○(毛氏)
(呂氏曰)景大貢均何任也○(釋文曰)維河王肅以
爲河水○(蘇氏曰)其至者祈祈而多其大而均
如衆水之赴河王氏曰景與旣景乃岡同意負
與荷樂戎負同義河蓋武丁孫子所都也○朱
氏曰景負維河之義未詳○(朱氏曰)咸宜無不
宜也○(鄭氏曰)百祿是何謂檻胥天之多福朱
氏曰何荷通○(東萊曰)武丁孫子指伻頌之商
王也武王靡不勝而下皆稱先代之盛以勉時
王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㫃發大禘也(孔氏曰)大禘之樂歌也王肅以大禘
爲殷祭謂禘發宗廟○王氏曰㫃發序以爲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
之詩曰雖序以爲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
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爲小則
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矣○孔氏曰王制及祭統
言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則夏祭宗廟亦名禘也○
橫渠張氏曰㫃發大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
睿哲維商㫃發其祥洚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
國是疆幅隕既長(音圓)㫃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毛氏曰濬深也○鄭氏曰岳猶久也深知乎維人也久發見其禎祥矣○孔氏曰總嘆商家深智不指斥一爲外幅廣也隕均也孔氏曰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鄭氏曰隕當伦圓圓謂周也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孔氏曰帝堯之末有大水茫茫狄禹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等既已辰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王氏肅有娀氏國方大之時帝立子生商也朱氏曰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于而造商室也

公王桓撥本末反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息亮反土劉劉海外有截才結反

毛氏曰玄王契也○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益古人注注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老氏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爲異也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注云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其爲王之祖故可爲王非號爲王也○朱氏曰或曰以玄鳥降而生故曰玄王○蘇氏曰相戒也○毛氏曰撥治也○蘇氏曰契之爲人戒而能治○王氏肅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隨所受大小能達其道也達與在邦必達同意朱氏曰達通達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王氏肅曰

率履不越者循行無所踰也○(蘇氏曰)履蹈也
○(宋氏曰)言桀能率履復不越遂視其民則皆發以
應之矣○(毛氏曰)相士桀孫也(孔氏曰殷本紀
云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士○(鄭氏曰)載整齊也
相土居夏后之世承桀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
屆整齊朱色威武之盛劉劉狄狄四海之外率服載
後嘗中衰敝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反
昭假古雅反遲遲上帝是祇諸時反帝命式于九
圍
(蘇氏曰)商之先祖皆明德天命未嘗忒之至
於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焉○(宋氏曰)降流生
也○(毛氏曰)不遲言疾也躋升也○(王氏曰)昭
假昭假上帝也○(鮮于氏曰)假言感假○(鄭氏
曰)祇敬也○(李氏曰式濛也○(毛氏曰)九圍九
州也孔氏曰謂九州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
爲九處若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宋氏曰)湯生
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
昭假于天遲遲久也言其純亦不已也○(王氏
曰)以能祇上帝故帝命式于九圍也式與成王
之孚下土之式同意李氏曰帝命之爲法於天
下也
受小球音求大球爲下國綏張衛反旅何天之休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
(毛氏曰)球玉也○(王氏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
所幣之瑞也○(鄭氏曰)綏猶結也旅旌之事皆云
也孔氏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

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旅綴著於縿○李氏曰
諸侯皆服屬於我此所以負荷其天之福也○
鄭氏曰丞竸丞爭也○毛氏曰紲急也優優和
也遒聚也○孔氏曰又述湯不爭競不急躁不
太剛猛丞不大柔弱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故百
祿聚而歸之
受小艾音恭大艾爲下國駿音峻龐莫邦反何天
之龍敷奏其勇丞震丞動丞讋娠版反丞竦小勇
反百祿是總子孔反
王氏曰小艾大艾小國大國所艾之貢也○毛
氏曰駿大龐厚也鄭氏曰駿之言俊也○孔氏
曰鄭以爲湯爲下國俊英厚德之君○朱氏
曰駿龐之義未詳○董氏曰齊詩佺駿驪謂馬

也○毛氏曰龍寵也○孔氏曰荷天之
榮寵○毛氏曰讋恐竦懼也○李氏曰又陳進
其勇丞可震丞可動丞讋恐丞竦懼毅然以天
下自任無有恐懼之心百福所以總而歸之也
武王載旆蒲具反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
我敢曷苞有三蘖五葛反莫遂莫逢九有有截韋
顧既伐昆吾夏桀
毛氏曰武王湯也旆旗也○王氏曰曷者誰何
之謂也○鄭氏曰建旆持鉞興師誅有罪其威
勢如猛火誰敢禦我○毛氏曰苞本也○朱氏
曰蘖旁生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
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湯既受命
征丞義桀與三蘖皆丞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
歸商矣韋顧既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

用師之序也○(蘆氏曰)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
已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
夏桀則同時誅也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
姓已姓昆吾顧昆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昭十
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盾弘
曰是昆吾稔之日也檀弓注曰桀以乙卯亡○
(東萊曰)虔敬也有虔秉鉞敬天討也
咎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
衡實左音佐右音佑商王
(毛氏曰)葉世也業危也○(孔氏曰)震懼也○(蘆
氏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
爲官名○(孔氏曰)咎在中間之世湯未興之前
國弱而危懼也○(朱氏曰)承上文而言咎在則
業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則

湯也降衷即維嶽降神之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
伊尹也言至於湯導伊尹而有天下也○(蘆氏曰)
帝乃大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厥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
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撻他達
反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在呂反哀
蒲侯反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毛氏曰)撻疾意也荊楚州之楚國也孔氏曰
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於丹之世不知
楚君何人也○(蘆氏曰)自盤庚没而殷道衰楚
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朱氏曰)所
徃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截然齊
壹○(朱氏曰)湯孫之緒業皆高宗之功○(東萊

曰㚔入其阻哀荊之旅翳入巢穴莫衆無所遁
逃窮而係聚如勾踐棲於會稽之類也
維女荊楚居國南鄙昔爾先正酋章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孔氏曰酋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
鄭氏曰酋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
孔氏曰首章言伐楚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謂四夷事
鄭氏曰氐羌遠夷一章一見於王○
王孔氏曰氐羌遠夷一章一見於王○
荊楚居國南鄙比之氐羌則近國爾成湯之時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謂四夷事
中國乃常道也○
鄭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
雖遠居吾國之南旦爾成湯之由雖氐羌莫敢
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於女荊楚則曷敢
不至哉
天命多辟音壁設都于禹之
績歲事來辟勿予禍

適直革反稼穡匪懈音懈
鄭氏曰辟君適過也○
辟君猶來王也○
鄭氏曰多衆也衆君諸
侯也來辟王之君凡建國于禹績者咸以歲事來見於
諸百之君猶來王也○
鄭氏曰荊楚既服天命
王以祈王之永謐曰予稼穡匪懈庶可以免咎
矣○
鄭氏曰
農事自
鄭氏曰苦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
國封建厥福
鄭氏曰不僭賞不濫刑不濫也○
鄭氏曰
遑暇也○
鄭氏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天命之降監皆在下民則下民有嚴矣惟不
僭不濫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下國而封建厥
福蘇氏曰封建其所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中

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毛氏曰商邑京師也○鄭氏曰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則倣乃四方之中正也孔氏曰翼翼敬禮讓恭敬○孔氏曰赫赫顯盛也聲美也濯濯光明也靈神靈也○朱氏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季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音短是遷方斷音段陟角反

是虔松桷音角有梃丑連反旅楹有閑寧成孔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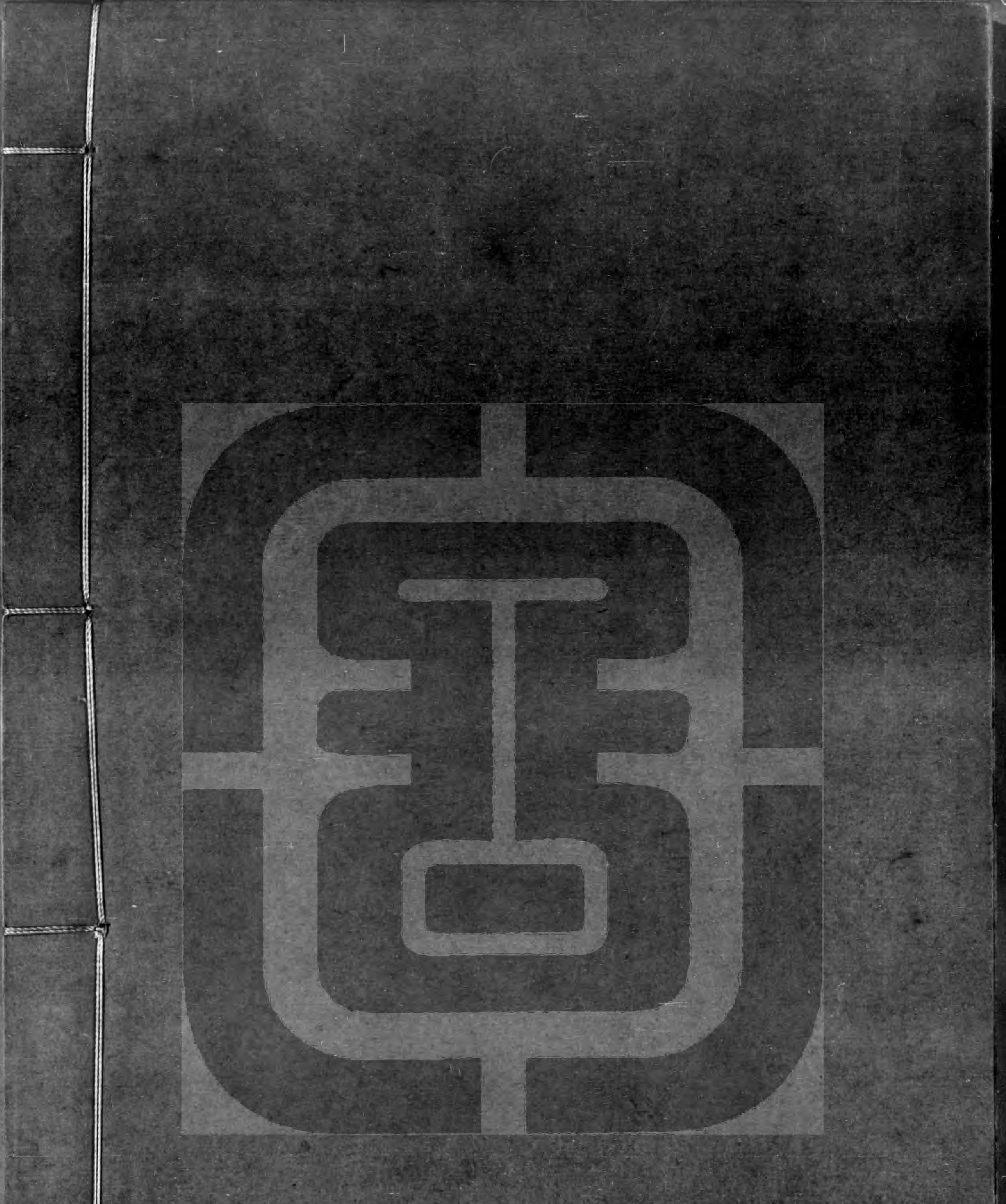
鄭氏曰景山大山也朱氏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蓋商所都之山名

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毛氏曰丸丸易直也遷徙也梃長貌○鄭氏曰寢廟中之寢貌○朱氏曰旅楹眾楹也○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孔氏曰謂徙之來峙也○孔氏曰又方正而斷之○孔氏曰以松為屋之榱桷有梃然而厥桷者椽也椽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廟成始○朱氏曰安所以安高宗之詩也

祔而祭之詩也

殷武六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

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二終